

一篇扯淡论文引发的血案



本报记者 王莹

一周史记

1794年5月8日,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正在法兰西燃烧着,这一天,巴黎市中心广场上照例开始处决“反革命分子”。当行刑官念完犯人的冗长罪名后,宣布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判处这位“伪学者、不劳而获的吸血鬼”死刑。新奇的是,这位“人民公敌”在听完审判后,转头向刽子手提了一个十分古怪的要求:“从来没有人知道人被砍头后还能活多久,我们能不能做个实验,当我被砍了脑袋之后将努力地眨眼,请刽子手先生数一下我临死前能眨多少下眼睛。这样,我的死也算换来了一项科学成果。”

听到这里,你也许会晕,死到临头还不忘拿自己做实验,这到底是什么精神?这位“反革命分子”名叫拉瓦锡,是法国,

也许是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化学家。

现代人一谈起科学革命,一般都把牛顿视为标志性人物。不过,这个观点在法国人那里一定说不通,在他们看来,科学革命的最大功臣就是这位拉瓦锡。法国人不仅在教科书里这么写,前总统密特朗甚至为此在联合国跟人吵过嘴。其实这种主张也不算无理取闹。数理推演和实验证明是现代科学的两大基石。牛顿的成就主要集中在“数理科学”方面,而“实验科学”方面,拉瓦锡是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他最早提出了近代化学意义上的元素概念,发现了最早的一批元素,写出了第一条化学方程式,更确立了一整套实验规范,今天你只要做实验,就一定得照着这位祖师爷定的规矩来。

那么这么伟大的科学家咋成了“反革命”了呢?这牵扯到一桩旧事,在法国大革命尚未爆发时,身为法兰西科学院院

士的拉瓦锡收到了一份名为《火焰论》的论文,论文按今天的话说具有典型的“民科”气质。它用洋洋数万言一本正经地扯了个闲篇:作者认为物质之所以会燃烧,是因为物质中含有一种叫“火质”的东西,所谓燃烧就是将“火质”释放到空气中,当物质中的“火质”与空气中的“火质”均衡时,燃烧就停止了。

如果放在今天,这说法虽说扯淡,至少足够“开脑洞”,可以拿去当玄幻小说。不幸的是,放在拉瓦锡的时代,连“开脑洞”的优点都没有——它无非是“燃素说”的翻版。所谓“燃素说”,是早前人们出于直觉对物质燃烧提供的一种解释,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普遍到臭大街的程度,跟今天民科研究的“永动机”、“人体科学”啥的有一拼。

人家拉瓦锡是什么人?正是他发现了氧气,推翻了“燃素说”。你跟他谈什么“火质”、“燃素”糊弄得过去吗?拉瓦锡毫不

客气地将这篇文章评价为“观点荒谬,且毫无新意”,可能是觉得这么说太伤人了,拉瓦锡还加了段附言规劝论文作者:搞实验是个门槛很高的学问,必须是受过教育,有高等智力,还得有巨额资金支持,一般人就不要瞎掺合了,有精力忙点别的正经事儿。

拉瓦锡的本意也许是为了作者好。不过,贵族大老爷出身的他显然不会安慰人,他的那段“附言”其实比评语本身更伤人。该论文的作者名叫马拉,正好是个外省穷苦出身的,靠自己奋斗一点点在巴黎打拼的青年,本想靠着这篇论文飞黄腾达,不想被拉瓦锡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在接到回信后,马拉没有像今天的“民科”一样一哭二闹三上访,而是很听劝地“忙点别的”去了——人家投身法国大革命,并混成了革命元勋。不过,功成名就之后,马拉没有忘记那位当年给他“关键劝告”的拉瓦锡,说你拉瓦锡不是贵族出身吗?现在正好贵族的脑袋供不应求,您

就来充个数吧。

尽管当时整个法国科学界都站出来为拉瓦锡求情,尽管拉瓦锡本人在法庭上乞求给他点时间让他完成正在研究的一项实验,但“革命法庭”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判处了拉瓦锡死刑,法官宣判时还说了句牛烘烘的话:“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只需要为了国家而采取的正义行动。”此话与拉瓦锡的死一起名垂千古,因为它作为口号实在太典型了——那般的气壮山河,又如此的厚颜无耻。

据说拉瓦锡的脑袋被砍下之后,眼睛连眨了十一下才最终死去。而数学家拉格朗日对于这场实验的成本是这样估算的:“砍下拉瓦锡的脑袋,只需要不到一秒钟,但法国也许一百年也长不出这样一颗脑袋了。”而法国之后的历史上,也确实没有再产生过能与拉瓦锡比肩的天才——对于平生做过无数实验的拉瓦锡来说,这也是一场最昂贵的实验。

普京“大保镖”不再低调

执掌35万近卫军,在俄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曾经是九局的人

苏联时期的“克格勃”里有个九局,负责领导人的保卫工作。钳工出身的佐洛托夫1970年进入九局。1991年,苏联发生了“8·19事件”,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代行戈尔巴乔夫的总统职务,并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加盟共和国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表示反对,并在警卫护卫下来到议会大楼“白宫”前,站在一辆坦克上发表了宣布对抗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讲话。这也是佐洛托夫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不过那时穿着一身黑衣的他只站在了叶利钦身后的角落里,媒体根本没有关注他。尽管如此,他还是因参加了这一行动得到一枚很罕见的奖章——“保卫自由俄罗斯”,奖章上注明日期是“1991年8月21日”。

“8·19事件”后,普京宣布退出“克格勃”。他被时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索布恰克看中,调到身旁工作。苏联解体后,“克格勃”不复存在。俄联邦组建了新的安全机构——联邦安全局,下设总统安全局,所从事的就是原来“克格勃”九局的工作。在总统安全局工作的佐洛托夫被派往圣彼得堡,担任市长索布恰克的警卫,结识了已升任第一副市长的普京。在1996年之前,佐洛托夫一直是索布恰克和普京的贴身保镖,还是普京的柔道陪练。

1996年夏天,叶利钦和索布恰克的矛盾激化,叶利钦在圣彼得堡展开了对索布恰克的侦查行动,检察机关严令索布恰克不得私离圣彼得堡。在一次接受问讯后,索布恰克突发心脏病住进了医院,佐洛托夫一直守护在他的左右。时任俄联邦安全局局长的普京得到消息,从莫斯科赶到圣彼得堡,与佐洛托夫等“克格勃”和安全局的熟人协商,租了一架私人飞

俄罗斯总统普京手中又多了一支精锐之师。4月中旬,普京宣布在内务部内卫部队基础上建立国家近卫军,履行特种部队职责,打击恐怖主义,维克多·佐洛托夫被指定为俄联邦近卫军局局长和近卫军首任总司令。

从领导人的贴身保镖到内卫部队总司令,佐洛托夫一直非常低调,他的身世、经历长期不为人知。现在,担任新职的他已从俄政治舞台的幕后走到前台,尽管神秘的光环仍然笼罩着他,但他的人生传奇已在世人面前渐渐地展开了。



2007年,佐洛托夫(左)随普京出访奥地利。(资料片)

机,先将索布恰克秘密送到芬兰,后转送到了巴黎。事后,佐洛托夫退出了总统安全局,转往私人企业担任安保工作。

和他在一起,总统非常放心

1999年秋天,普京出任总理。他立刻想到了忠诚能干的佐洛托夫,将其从圣彼得堡弄到了莫斯科,负责自己的警卫工作。

普京当选总统后,就职典礼的安保就是佐洛托夫负责的。那是2004年5月7日正午时分,佐洛托夫和总统卫队的唯一职责就是要保证普京车队通过时的万无一失。总统车队的行进时间是以分秒计算的。但那天,普京的车队却早到了一分半钟。按就职仪式的规定,普京将进入格奥尔基大厅,穿过亚历山大大大厅,最后

到安德烈大厅即皇位大厅宣誓就职。普京下车后,走到格奥尔基大厅的门口等着。这可急坏了守在不远处的佐洛托夫。误差一分半钟对他来说就是严重失职,万一在这个时间里出现什么差错可就完了。他一面吩咐手下的人“精神点”,一面在仪式许可的情况下尽量靠近普京,以便万一有情况发生就用身体护住总统。斯帕斯克塔楼上的钟声响起来,格奥尔基大厅的大门打开了,普京整了整领带和衣服,庄严地走了进去。这时,佐洛托夫才松了一口气。

从那时起,佐洛托夫一直是普京的贴身保镖。只要普京出行,佐洛托夫就是最贴近他的人。他默然无语,但其架势让人感到他在瞬间就能出击。时任联邦安全局局长穆罗夫说:“佐洛托夫是个真正的职业能手。普京

总统总是要和他一起出行,和他在一起,总统非常放心。”

佐洛托夫对普京的保卫,忠诚、无畏又细心。他亲自组建了一个总统卫队,并把总统卫队分成4组:第一组是“随从”,永远站在普京的前后左右,戴耳机,手上提着“口袋”(藏9毫米手枪)和“公文包”(折叠式防弹护板),随时准备用身体保护总统;第二组同样身着便服,藏在人群里,目光始终在搜寻可疑的人;第三组负责阻挡人群涌向普京的身边;第四组是身着深色衣服、黑色风雨衣、黑色皮鞋和黑色墨镜的“黑衣人”,他们离总统最远,个个都是特等狙击手,手持狙击步枪埋伏在四周的建筑物和屋顶上。

近卫军非常有权力

长期以来,佐洛托夫很低调。对媒体上经常出现的有关普京遭到人身威胁之类的报道,他从不作评论。与叶利钦时期那些争权夺利的保卫局局长们不同,佐洛托夫不过问政治,没有政治野心。

如今,62岁的佐洛托夫已不再亲自训练保卫人员。他从联邦安全局调到内务部,2013年任内务部内卫部队副总司令,去年被任命为内务部副部长兼内卫部队总司令。但他训练保卫国家领导人的原则、方法、体制,已经成为俄罗斯安保工作的经典。

目前,佐洛托夫统领的俄近卫军人数在35万至40万之间,其中20万来自内务部内卫部队,还有十几万人将由特种部队、警察部队和保安部队组成,配备了坦克、装甲车、直升机等装备。根据俄国家杜马批准的法令,近卫军的权力很大,有检查、拘留等权力,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实施戒严,可以全权实施反恐行动,可以在民众安全受到直接威胁时无需警告就动用武力,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享有48小时行动自由,不需获得议会批准。外界认为,普京组建这样一支强有力的部队,是为了应对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增多的局面,并在反恐行动中高效、合法地调动武装力量。

作为近卫军总司令,佐洛托夫被普京任命为由12人组成的俄联邦安全会议常任成员,可以参与俄国家安全问题的最高决策会议。这个普京身边的“大保镖”不再低调。他将继续听命于普京,同时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环球人物 杂志
GLOBAL PEOPLE

本报特约稿件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